篆蝕勻編

蠡勺編卷一目錄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三易

春官太卜掌三易之灋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連山烈山氏之書也夏人因之歸藏軒轅氏之書也商人因之法象庖羲氏所畫也周易因之夏得人統故建寅而卦首艮商得地統故建丑而卦首坤周得天統故建子而卦首乾孔子曰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又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故顧甯人謂文王所作之辭始名爲易連山歸藏不名易而周官所云三易者因易之名以名之也連山歸藏漢藝文志不列其

目惟桓譚新論有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之語意後漢時猶存也若隋時所出之連山歸藏則僞撰者矣連山十卷北史以爲隋劉炫僞撰鄭樵謂夏易至唐始出誤也

連山坤乾

堯峯易問或謂震巽坎離艮兌乾坤爲殷坤乾次第震巽離坤兌乾坎艮爲夏連山次第然與否與曰文獻不足徵孔子嘗言之矣吾何以知其孰連山孰坤乾也吾知周易而已曰坤乾以說卦傳雷以動之一章始震終坤知之連山以帝出乎震一章始震終艮知之曰易變易也聖人錯綜言之何不可者必曰此言連山之易也此言坤乾之易

也則孔子無明文吾不敢信也彼之爲此言也猶之分伏羲文王孔子之易爲三易皆後儒謬譔者也然則孔子所謂吾得坤乾者非與曰坤乾不傳先儒固以爲禮家依倣爲論妄爲之說也鄭夾漈謂神農本氣墳作歸藏黃帝本形墳作坤乾漢儒本以坤乾即爲歸藏

歸藏卦名

古連山稱八萬言歸藏稱四千三百言久經散亡惟唐藝文志言歸藏十三卷司馬膺註直齋書錄言歸藏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註今止傳初經齊母本名母經以首坤也齊人傳之謂之齊母鄭人傳之謂之鄭母本書三篇錯謬不可讀非古全書也而楊文憲丹鉛錄謂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需作溽小畜作毒畜大畜作毒

畜艮作狠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諴坎作犖謙作兼遯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奐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有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云按任氏述記艮作佷中孚作大明臨作林禍睽作瞿瞿僉作諴咸作欽賁作規夜噬嗑作熒惑巽作𢁉豫作分晉作齊既濟作岑霽未濟作未霽隨作馬徒夬作薔老與丹鉛總錄異李氏過曰歸藏卦名與周易同者三之二則文王重易止因商易之舊今以周易質之歸藏不特卦名用商卦辭亦用商如屯之屯膏師之帥師漸之取女歸妹之承筐明夷之垂其翼皆商舊文則六十四卦自伏羲至夏商其卦已重矣

歸藏本蓍篇

李伯紀曰歸藏以靜爲占故稱七八吳淵穎曰周易占以變故數用九六連山歸藏占以不變故數用七八所用之策連山三十六歸藏四十六周易四十九也徐氏善曰歸藏卦序坤震坎艮兌離巽乾蓋震下一陽生純坤之後進坎而中進艮而上又变于中五而得兌之二陽然一陰猶在上至離而中陽進上至巽而初陽進中于是純乾體成此陽氣漸長之序也反而推之巽下一陰生純乾之後進離而中進兌而上又变于中五而得艮之二陰然一陽猶在上至坎而中陰進上至震而初陰進中于是純坤體成此陰氣漸長而陽氣歸藏之序也歸藏名義實本諸此

乾坤之策

郭兼山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李仁卿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期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期之日也借使老陽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期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期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

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參伍錯綜

高安朱文端曰自羲畫開天有奇卽有耦奇一也耦兩也凡奇不離一耦不離兩兩一爲二兩二爲四兩三兩四兩五爲六八十而兩二卽一三兩四卽三五是凡耦皆奇與奇合无奇不成耦也間一于二爲三間一于四于六爲五

七是凡奇皆耦與耦閒无耦不成奇也然傳曰參伍以變錯綜其數而不及一與兩者何也一者數所自起一无數而自爲數也兩者對待之數而非變化之數也自一歷三自三歷五而一之神兩之化盡其中矣參者三之也三之者屬一于二也伍者五之也五之者幷兩于三也三五爲十五十五者七八也少陽少陰也六九也老陽老陰也少陰者老陽之變少陽者老陰之變也故曰錯綜其數錯者一左一右之謂左三右必一左一右必三是也綜者一低一昂之謂老陰昂則進而爲少陽老陽低則退而爲少陰是也

揲蓍求卦

歸震川大衍解曰大衍者何也所以求卦也卦必衍之而後成也衍法因蓍而起蓍之半故爲五十也其衍以四十八進退離合成陰陽老少之畫與其初掛之一亦不盡五十故用四十九也衍之變自分二而定也其掛其揲其扐所以衍之也等之四十八而已矣分而掛掛而揲揲而歸奇乃所以不齊也歸奇者何也四十九之策若得老陽之九除初掛必有十二之餘若得少陰之八必有十六之餘若得少陽之七必有二十之餘若得老陰之六必有二十四之餘其所餘之數不揲而歸之扐者此所謂治數之法舉其要也九具于揲則三奇見于餘六具于揲則三耦見于餘七具于揲則二耦一奇見于餘八具于揲則二

奇一耦見于餘不必反觀其在揲之數而已舉其要此所以爲營之終也其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何也此揲之以四之數也掛扐雖舉其要而七八九六之數仍以在揲之策爲正掛扐十二無當于太陽之九而揲四之三十六則九也掛扐十六無當于少陰之八而揲四之三十二則八也掛扐二十無當于少陽之七而揲四之二十八則七也至于太陰之六雖其數相當而以前三者爲比亦必揲數之二十四而爲六也故七八九六者自揲之以四而取也陽道盈而主進太陽進之極而數最多極則退矣故爲少陰之三十二陰道乏而主退太陰退之極而數最少極則進

矣故爲少陽之二十八若掛扐之策因過揲而見者也故陽本進而反見其退而數之少至于十二陰本退而反見其進而數之多至于二十四此歷家逆行之術也故曰揲之以四以象四時又曰當期之日而歸奇以象閏也閏也者時與日之餘也

乾九三不言龍

青浦席文學仲遠曰乾之九三言乾乾者卦之體惕若者卦之用潛躍見亢莫不須惕故九三不言龍以其爲人中之龍也怠心一萌龍德乃喪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將在惕若乎

亢龍有悔

管東溟易論云五龍皆立于知進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喪之地而亢獨不然以進爲正則不顧其退以存爲正則不慮其亡其進不思退存不思亡乃所以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非亢不足以知聖人非聖人不能亢然聖人固有喪亡時謂亢非龍而聖人必無死地此後世闒然媚世之學術而非龍德也鄭士敬亦云亢者時之亢也亢亦龍之一位位在則道在湯武征誅伊尹放桐周公負扆孔子作春秋孟子距楊墨皆知其亢而不避曰有悔聖人不辭也故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乃爲聖人之知進退存亡非兩人非兩時也文言于初上二爻一則曰潛之爲言也而言君子者再一則曰亢之爲言也而言聖人者再處

瀆亢之地者可以思矣

女子貞不字

西河易小帖曰屯卦女子貞不字虞翻荀爽九家易及唐儒崔憬李鼎祚諸註皆作孕妊解即說文玉篇諸字書亦只有孕乳撫育二義故文字之字亦以子母相生爲義可見也自本義誤引曲禮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語遂註曰許嫁曰字夫曲禮之字是名字之字故上文曰名子者不以國又曰男子二十冠而字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然後曰女子二十許嫁笄而字謂男子成人即不名而字惟君父前則仍名而女子亦然故孔氏疏謂笄而字者如春秋之稱伯姬仲姬是也若曰許嫁則明儒郭子章有曰男子二

十冠而許嫁乎姚承菴有曰女子許嫁笄而許嫁乎乃不幸元明字書竟入其說將漢魏六朝以及唐人凡爲墓銘者並無男娶女字之文而近代有之予嘗言其非而陋儒淺見依回兩端以已嫁者稱適未嫁者稱許字夫字何以許此卽朱子亦並無是解矣按儀禮士昏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明于字上加一稱字何可假借何可溷淆

卽鹿无虞

鹿與麓通詩瞻彼旱麓周語作旱鹿春秋僖公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謂林屬于山爲鹿亦與麓通也屯六三卽鹿无虞言就林麓以從禽非卽謂以鹿爲禽也以卽鹿爲逐鹿

卽字之義未協

師貞丈人吉

九經古義曰彖辭言能以衆正可以王矣此有天下之稱也謂之丈人可乎乾鑿度記孔子言易有君人者五曰帝曰王曰天子曰大君曰大人而不及丈人知非王者之稱矣崔憬謂子夏易傳作大人斯爲得之按師以九二爲卦主言師之道利于正惟任老成人乃有戰勝之吉專指二言所謂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也荀九家言文王得非熊之占起太公于渭濱知其爲丈人故著之于師之彖將以詔命武王焉詩所謂維師尙父時爲鷹揚燮伐大商會朝清明應斯占矣何必以屬君言哉

大有上九

鄭氏汝諧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言五也五厥孚交如履信也居尊用柔思順也上九在上尚賢也五獲天之祐吉无不利由其有是也言五而繫之上何也五成卦之主上其終也五之德宜獲是福于終可驗也說易者失于泥爻以求義故以履信思順尚賢歸之于上九也易之所謂尚者上也五尚上九之賢故自天之祐于上九見之朱可亭亦謂易以上爻終全卦之義者多矣大有尤顯而易見象傳曰大有上吉言大有明其爲全卦發也上吉猶言終吉王公之尊賢天位與共也天祿與食也堯之事舜也百官牛羊倉廩備是以其有爲賢有也繫辭傳曰履信思順

又以尚賢謂以信順之道尚賢也尚賢則人助之人之所助天之所祐也天祐則諸祥至百靈集大有而无不利矣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長洲惠氏棟曰諸爻皆有父母之象不應上九獨異此爻當爲親老歸養之義不事王侯即王制所謂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是也潔白承歡晨昏不去事之高尚莫過于此曾子閔子足以當之故曰志可則也

遯亨小利貞

鄭士敬曰遯退避也爲卦二陰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蘇氏曰陰盛于否而至于剝君子未嘗不居其間遯以二陰伏四陽之下猶未勝正而君子遂遯何也曰非直棄去而

不救也彼二陰雖銳而朋尚寡寡則常欲得眾君子及其未勝而遯則陰思求陽而後陽可以處故曰遯亨遯而亨也朱可亭曰此卦舊解多謬悲天憫人聖賢不忍斯世之心當滔滔皆是之時猶轍環不息況二陰始長四陽在位豈不可爲之時乎遯謂隱忍遜避宛轉以求濟非超然高蹈也大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卽卦辭所謂小利貞也小人之勢旣已浸長當思所以正之正之之道或潛移默化使之自新或去其太甚使不爲大害如是則小人利君子亦利矣若峻厲急迫使不能容勢必激而爲禍程子所謂新法之行吾黨激成之是也傳曰遯而亨惟遯乃亨也以遯致亨君子行道濟世之大用故曰遯之時義

大矣哉

肥遯无不利

彭氏紹升曰艮下乾上二陰四陽君子之勢未衰也而其卦爲遯于以知幾之不可不早辨也進于是而爲否成欲遯而不能矣吾觀前世黨人之敗而悲之知此義者其宋之邵堯夫明之陳公甫乎夫其遯也豈必枯槁以沒世廓乎其量四海爲險淵乎其藏萬古非遠故曰肥遯无不利此君子藏身之固也

明夷

陽湖惲氏敬曰明入地中明夷彖傳象傳同辭離爲明坤夷其明見于天地者日爲宗無夷之者故取象于入地二離主五坤主爲義至顯

先儒以上爲坤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地體如丸地之中乃闇之主其上下皆日所繞也上之辭曰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指日之繞言之晦者明之漸入于地者登于天之漸明夷之時日方入而出之理在焉故爻辭兼明晦登天入地言之以坤爲主而統全卦其諸非聖人之意與五之辭曰箕子之明夷何也蓋文王繫明夷慨然有所感而繫之曰利艱貞其時箕子未爲之奴也至周公繫明夷傷文王之意而不忍言是故二文王也五紂也于紂之最比近者得爲之奴之箕子焉繫之曰箕子之明夷微子比干皆夷其明獨繫箕子者于利艱貞之義胡附也堯峯易問明夷六五以箕子當之何也曰自三至五互變離與六二相應明之象也在坤暗之中夷之象也變

坎為險為隱伏為心病與箕子佯狂合故繫之文王臣也箕子親也文王外諸侯也箕子內諸侯也事益有難言者矣箕子之艱見而紂之暴可推紂之暴見而文王之德益可推矣至孔子繫明夷乃達周公之意而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羑里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言為之奴也于是二與五二爻之義始大白焉三聖人之意蓋相條貫如此知此則諸爻之辭可釋然矣又曰二四取象于人身左腹者肝與膽之居也肝膽病則目耗此明夷之所以然所謂明夷之心象傳釋之曰獲心意也意者心之達目耗者肝膽病之所達也獲之則可出于門庭以得其明耳目口鼻皆門庭也四居坤下日既入則地之下皆明故取得明之

象四大臣之位周公于成王復子明辟伊尹于太甲奉嗣王歸于亳而作書曰克終永德是也股者陰陽蹻之所行左病則先入肝膽故二之辭取左股焉

睽次家人

家人之睽必起于婦人以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也惟修身慎行使之有所矜式而自化則恩不傷而用力寡故家人之象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上九之象亦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序卦傳謂家道窮必乖亦以身不行道故耳

君子以正位凝命

東坡曰革所以改命而鼎所以凝之也半農先生易說曰

天命靡常惟德是輔凝命者修德以凝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王者位乎天位憑權藉勢能兼而有之不能有而凝之荀子曰兼并易能也惟兼凝之難焉秦幷七國一統天下十二年而亡能幷之而不能凝也正位凝命古帝王長有天下數百年者惟能凝之而已易獨于鼎象言之何哉成王定鼎于郟鄏定鼎謂之凝命昔者夏后鑄鼎以傳後王非徒和五味也享上帝養聖賢亦所以凝之之道與秦不郊天是不享帝也焚書坑儒是不養聖賢也不能定鼎焉能凝命故三代之鼎至秦而亡莫知所在豈非神物哉見周易本義辨證

渙亨王假有廟

長洲彭允初曰萃之反爲渙其言王假有廟則同者何也萃也者孝子所以饗親一志焉而已志一則與親合體渙也者仁人所以饗帝克己焉而已己盡則與天合德渙其躬者克己之謂也渙其羣而天下歸仁矣渙王居者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其于饗帝也誠乎非盡性之君子其孰能之

高宗伐鬼方

鄭氏敷教曰既濟上三爻猶泰上三爻有向衰之漸故高宗不厲五而厲三吾師馮耒廬先生曰上柔終亂三與之應在離之外如鬼方柔極如小人離南爲武丁猶震東爲

帝乙也九經古義曰汲郡古文云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氐羌來賓故商頌殷武云撻彼殷武奮伐荆楚冞入其阻裒荆之旅疑周之荆楚商時謂之鬼方古文所謂次于荆者蓋鬼方之地有冥隘方城之險鬼方克而氐人貢卽詩所云有截其所也按匡衡疏言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豈湯時鬼方內屬于式圍之中至是叛于中衰之日故高宗伐之以中興殷道與

坤爲虎

虞仲翔解虎尾虎視虎變皆以坤爲虎譏俗儒以兌爲虎之失蓋卦位坤在西南未申之閒于天文參爲白虎正當實沈申方管輅傳亦云申未爲虎漢儒據禮記左蒼龍右

粵雅堂校刊

白虎震爲龍則兌當爲虎然于天文未密故仲翔譏之

子夏易傳

唐會要劉知幾孝經註議曰漢書藝文志易有十三家而無子夏作傳者至梁阮氏七錄有子夏易六卷或云韓嬰作或云丁寬作司馬貞曰劉向七畧有子夏易傳但不行已久今所存者非眞本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及晁氏陳氏說皆言其僞海鹽崔氏曰案漢書儒林傳傳易者有沛人鄧彭祖字子夏(杜鄴亦字子夏)則子夏易傳當是此人唐李鼎祚易集解引子夏易傳今通志堂經解所刻本卷帙犂然顧集解所引諸條此傳反無之則是傳又唐以後人之所僞托也經義考言呂東萊謂崇文總目剗去子夏名以袪

誤惑最爲有理

周易舉正

周易舉正三卷唐蘇州司戸參軍郭京撰自言得王弼韓康伯手寫眞本正其訛謬凡一百三十五條如坤初六象曰履霜陰始凝也今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无虞何以從禽也今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今之誤作言比彖比吉今吉字下誤增也字又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舍逆取順句誤在失前禽上泰六四翩翩不富皆反實也今反誤作失隨彖隨大亨利貞无咎而天下隨時今大亨下脫利字賁剛柔以錯天文也今天文上脫剛柔以錯一句剝彖剝剝落也今脫落字无妄彖剛

自外來而爲主于內動而愈健今脫愈字又象曰先王以茂對時育物今物字上誤增萬字又六二象曰不耕而穫求富也求誤作未大畜上九象何天之衢亨道大行也今脫亨字坎習坎彖曰坎習坎今皆脫坎字離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明照繼明照於四方今繼字上脫明照二字大壯六五喪牛於易象曰喪牛於易今牛並誤作羊明夷上六至晦今晦上脫至字誤增不明字蹇象曰君子以正身修德又九三往蹇來正象曰往蹇來正今正並誤作反姤女壯勿用取彖曰女壯勿用取不可與長也今爻辭取字下誤增女字彖辭勿用取上脫女壯字萃彖利見大人亨利貞聚以正也今亨下脫利貞字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

不明也今不明上誤增幽字井彖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乃以剛中也今脫无喪无得二句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賢今帝字下誤增而大亨三字震彖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今脫不喪匕鬯四字漸彖女歸吉今吉下誤增也字又象君子以居賢德善風俗善下脫風字歸妹六五小象不如其娣之袂良今良字下誤增也字豐九四象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行上脫志字旅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今斯誤作斯渙彖利涉大川利貞乘木有功也今大川下脫利字中孚豚魚吉信及也今及字下誤增豚魚二字小過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是以下脫可字小事

下誤增吉字又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止誤作上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小下脫小字上繫第九章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今不誤作所第十二章是故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今是故下誤增夫象字下繫五章不見利不動今動誤作勸又危以動則民不輔也今輔作與說卦乾以居之坤以藏之今居作君序卦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蒙今始誤作物又蒙者蒙昧也蒙下脫昧字又比者親比也比上脫親字雜卦蒙稺而著今稺誤作雜以上諸脫誤處朱子本義間亦採用其說然唐書藝文志不著錄至北宋始出故晁公武等多疑其依託惟陳直齋謂皆于義爲長

今本義非舊卷次

漢書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孔氏正義曰十翼者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也亦謂之十傳前漢時經與傳皆別行自費直治易專以彖象繫辭文言解經〔見前漢儒林傳〕時鄭元王弼皆傳費氏學遂相與合經于傳而以文言附乾坤彖傳附于彖象傳附于象而經與傳乃混而莫別矣隋唐而後王註盛行展轉相傳學者竟不識古經之舊〔考官命題有連彖象爻辭爲一者見陳振孫跋吳斗南古周易〕至宋程子易傳猶復因之及朱子作周易本義乃依東萊呂氏本分經二卷傳十卷而千餘年散亂之書釐然復正明永樂中修大全乃又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

傳之後朱竹垞謂臨海董氏楷輯周易傳義附錄一書乃移本義次序以就程傳旣而習舉業

者專主本義削去程傳竹垞謂奉化教諭吳人程矩創去程傳乃不從本義原本更正利

程本之以類相從便于觀覽也於是即以程之次第爲朱

之次第三百年來莫有起而更正之者至我　朝周易折

中篇次始一依本義然後士林獲見古經甚盛典矣然坊

刻本義尚承其訛學者不可不察也

易圖

德清胡渭朏明曰詩書禮春秋皆不可無圖惟易無所用

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即圖也八卦之次序方位乾

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矣安得有先後天之別哉河

圖之象自古無傳何從擬議洛書之文見于洪範五行九

宮初不爲易而設又曰洪範古聖所傳如日月之麗天有目者所共覩而閒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儒五行傳尊主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洪範之理通于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元無錯簡而宋儒任意改竄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之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並爲五福六極之傳其害三也

圖書原本

全氏祖望　皇輿圖賦序曰在昔風后受圖方州始定蓋

世遠莫得而傳至若聖人作易仰以觀天因吉凶而得象俯以察地卽圖書而作則所謂圖者山川險易星土分合之圖是也所謂書者貢賦多寡九等之書是也圖之繫以河書之繫以洛則以天地之中實在河洛之閒其中南北高深之故聖人所則猶之吉凶之象聖人所法蓋不離乎周官所載者近是如大司徒掌建邦土地之圖周知九州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之類漢人雜于緯候于是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浮河溯洛者當之果爾則吉凶之垂亦當爲隕石之屬而可摹擬以入易乎惟其爲典籍之最重者故顧命與大訓並陳東序宋人愈遠愈失以繫辭五行生成之數列爲圖以九宮數列爲書無惑乎窮經之士之嘵焉矣

先天養生家說

姚江黃宗炎晦木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其論先天八卦方位曰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天高地下古今不易之位如乾南坤北之說上下顚倒甚矣安得云定位乎山能瀧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東南也雷宣陽風盪陰兩相逼薄而益盛何以見其爲東北西南也水火燥濕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

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塡離之法浥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于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如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强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之易而上之乎

宋儒圖書傳述

南宋書朱震傳紹興初在經筵表上其漢上易傳具述源流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脩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閒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時雍與牧各有異同雍之圖則牧之書也雍之書則牧之圖也至阮逸僞撰關朗易傳出然後皆以邵說爲長敦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爲宗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專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是故于象數加詳焉然

蕭山毛大可謂摶之河圖卽鄭康成所註大衍之數又謂今之

河圖本出大衍而說易者反謂大衍之數出于河圖洛書卽乾坤鑿度所列陰陽十五之法而太極圖則從魏伯陽參同契所稱水火匡廓三五至精兩圖而合之爲一者也相傳是圖摶得之呂嵒嵒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本道家脩煉之術彼未嘗詡爲千聖之祕也其詳見西河合集河圖洛書原舛編及太極圖說遺義

惠半農論易

紅豆先生惠士奇天牧曰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于漢不明孔子之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之易而遠問庖犧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如孟喜以卦氣京房以通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

一皆不可廢今所傳之易出自費直費直本古文至王弼盡改爲俗書又創爲虛象之說遂舉漢學而空之而古學亡矣易者象也聖人觀象而繫辭君子觀象而玩辭六十四卦皆實象安得虛哉撰易說六卷

蠡勺編卷一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目錄

粵雅堂校刊

酒誥梓材　予其殺

君奭非文王子　君陳

顧命　書義亂于史遷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古文尚書

東吳惠定宇曰孔安國古文五十八篇漢世未嘗亡也藝文
志古文尚書出孔子壁中孔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
篇得多十六篇即鄭氏所述逸書二十四篇也桓譚新論
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賈馬尚書三
十四篇益以孔氏逸篇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內盤庚三篇
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
篇逸書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篇合四十五卷之數篇即
卷也三十四篇與伏生同二十四篇增多之數篇名具在舜典
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
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
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
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畢命二十四劉歆造三統歷班固
作律歷志鄭康成註尚書序皆得引之特以當日未立于

學官故賈逵馬融等雖傳孔學不傳逸篇融作書序亦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十六篇內九共九篇故二十四）蓋漢重家學習尚書者皆以二十九篇爲備（伏生書二十八篇以太誓後得故云二十九篇）于時雖有孔壁之文亦止謂之逸書無傳之者然其書已入中祕是以劉向校古文得錄其篇著于別錄至東京時惟亡武成一篇而藝文志所載五十七篇而已（別錄五十八篇）其所逸十六篇當時學者咸能案其篇目舉其遺文雖無章句訓故之學翕然皆知爲孔氏之逸書也或曰古文出于晉世若兩漢先嘗備具何以書傳所引太甲說命諸篇漢儒羣目爲逸書乎曰今世所謂古文者乃梅賾之書非壁中之文也賾采摭傳記作爲古文以紿世後世儒者靡然信從于是

東晉之古文出而西漢之古文亡矣古文尚書二十五篇東晉時出于汝南梅賾稱爲孔壁古文謂太康末皇甫謐得諸其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謐從柳得之以授城陽臧曹曹乃授賾賾爲豫章內史奏上其書自隋唐迄兩宋無敢誣其僞者至朱子始疑之由是而吳澄趙汸梅鷟歸有光諸人遂攻之不遺餘力也錢辛楣曰古文尚書出于東晉江左諸儒靡然從之而河北猶守鄭氏古義唐初脩正義始專用梅氏一家之學自宋訖明攻其僞者多矣而終無以窒信古文者之口其故有三謂晚出書爲僞則幷壁中書而疑之不知東晉之古文自僞西漢之古文自眞也謂梅本不可信則鄭本當可信又疑其出于張霸不知鄭所受于賈馬者卽孔安國之古文不特非張霸書幷非歐陽夏侯本也孔壁本有太誓與今文同太史公所載許

叔重所引鄭康成所註皆眞太誓也自梅書別有太誓乃以舊太誓屬之今文東晉之太誓固僞西漢之太誓則非僞也且安國爲武帝博士所傳授即伏生二十九篇其後得壁中書以今文讀之字句或異因別爲說以授都尉朝等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常授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後漢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由是尚書有孔氏之學其增多十六篇雖定其文而無其說故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也誠知安國之眞古文則知增多者十六篇別之爲二十四篇而斷非二十五篇安國所說者仍二十九篇別之爲三十四篇而斷無五十八篇之傳此千四百餘年未決之疑也

書序

崔氏應榴曰尚書六十三序漢志云孔子纂書百篇而爲之序隋志云孔子删書別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邕諸儒並云孔子作孔仲達曰依緯文也朱子以爲非孔子作蔡氏集傳因之如康誥君奭諸篇皆不用序說又別爲一編論其得失以附集傳之後蓋仿朱子詩小序之例竊謂書序可疑者有數端舜典備載一代政事始終序祇言其歷試諸艱則義有不盡伊訓稱成湯既歿太甲元年則與孟子及竹書紀年不合泰誓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並不與經文合畢命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則句意爲難通又左傳祝鮀稱晉曰命以伯禽

稱晉曰命以唐誥此二篇何以序反無之金仁山以爲齊魯諸儒附會成者林氏光朝以爲序乃歷代史官相傳以爲書之總目俱未可定然决非孔子所作也陽湖惲氏曰書序乃作僞者增益史記文爲之不知史家敘述古書自有此例觀王莽傳可見不得據史記謂書序出于孔子也

孔安國尚書序

孔安國自撰尚書傳序首述刪書次言得書之由末申明所以不聞於當時之故王魯齋謂可疑者三一曰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大與常何自而分二曰書皆蝌蚪以世所傳夏商彝鼎盤匜證之無所謂蝌蚪之形三曰增多二十五篇金仁山謂此必後之傳古文者托之無待深論然即所云聞金石絲竹之音已涉讖緯所爲矣按孔傳尚書

爲東晉梅頤所上唐天寶閒定爲五十八篇考漢書惠帝時魯共王於孔壁得古文班固劉向嘗言之然弟云安國獻書不言詔安國爲傳也云多伏生書十六篇不言二十五篇也云遭巫蠱未列學官不言傳畢不以聞也顧劉歆請置博士師丹劾其改亂舊章則即十六篇當時且疑之何有於二十五篇哉諸陽傳學沆莫稽曰孔安國書序自昭明太子登之文選世幾以爲眞安國之文矣豈知豫章豫章內史梅頤作僞正藉此序爲嚆矢乎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迫政和二年巫蠱事發安國之墓木拱矣而序乃云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豈子長並時之人而不知其生死乎又劉歆移太常博士書

粵雅堂校刊

班固藝文志荀悅漢紀顏師古漢書註皆稱增多之書秖十六篇而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其篇目尤與衆說不符而世猶援序以徵梅頤之二十五篇爲眞孔壁書不亦可囅然一笑乎

曰若稽古

臧玉林經義雜記曰後漢李固傳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李賢註書粵若稽古帝堯鄭元註曰稽同也古天也言能同天而行者帝堯按稽古當從鄭義粵正義及開成石經皆作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粵亏也審愼之詞則曰與粵異義宷爲審本字故云審愼之詞此百篇發端語當用審愼義非泛語詞也李賢引經後即引鄭註則鄭所註

古文尙書作粤矣宋薛季宣書古文訓尙作粤是孔傳本
此字猶與鄭同今本作曰蓋後人所改

平秩南訛

九經古義平秩南訛史記作南譌司馬貞索隱又作南爲
且曰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皆是耕作營爲勸農
以所當爲之事也孔氏强讀爲訛謂訛化也時物長盛當
變化也解釋亦甚紆回矣

殛鯀

新城王文簡士正曰東坡謂史記舜請流共工于幽陵以
變北狄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云云屈原云鯀悻直以亡
身則鯀乃剛而犯上者耳若四族皆小人安能變四裔之

俗哉蓋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但遷之遠方為要荒之君長爾此論極當而史記乃附會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惡獸之名杜預又以檮杌為鯀若然則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不才如此四岳何為而舉而堯何為姑試之耶皆不可通韓非子又謂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與共工諫堯不聽舉兵而誅鯀于羽山誅共工于幽州呂氏春秋則謂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欲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為旌舜于是殛之羽山審若是則堯舜揖讓而先以征誅而舜乃以私憾殺鯀何以服天下由是黃熊元魚黃龍諸妄說紛紛而起禹何其不幸哉案楚辭註堯長放鯀于羽山絶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與東坡之說相近差

可信

二十有二人

海鹽崔氏曰二十二人孔傳指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以職合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特勑命之則四岳為四人而不數稷契皋陶所以不數者以仍舊職無須勑命岳牧亦仍舊職而仍勑命者以其兼綜內外任重而告誡必周也蔡氏以四岳為一人蓋本孔平仲之說案左氏傳曰姜太岳之後也又曰許太岳之後也杜註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一王四伯皆亡王之後韋昭註四伯四岳也為四岳伯故稱四伯孔氏詩崧高疏堯時

四岳內典王朝之職如周之六卿外掌諸侯之事如周之牧伯皆以四岳爲四人則蔡以爲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者非也

堯舜之禪

陽湖趙氏翼曰舜受終文祖攝位之後又二十八載堯乃殂落舜典所記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當舜在日即已攝位也乃禹攝後舜作何位置及享壽又若干典謨俱不載但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何也蓋舜之禪與堯之禪不同堯禪後竟全以天下付舜于己一無所與故舜攝位後察璣衡類上帝輯瑞巡狩封山濬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則雖命禹攝位而身尚臨御故禹既攝之

後其征苗也猶奉命而出及班師又勸舜修德以來之可知傳位雖有成命尚不同堯之退處養閒直至蒼梧之崩猶在帝位故書云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也蓋堯禪時已耄而倦勤舜禪時尚康强無恙觀於過百之歲猶遠陟江漢其矍鑠可見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愛閒謝事耳

合止柷敔

羣經補義柷敔之用所以節歌也合止柷敔合者協也謂與歌相協而擊柷以節之止者歌句之中有當暫一止則擽敔以止之此柷敔之用也後世則易之以拍板柷敔之音粗厲拍板之音清亮大樂陳柷敔者存古焉耳後人不

知敵之用謂始作擊柷將終擽敔惟首尾各一用誤矣

三江

吾邑郭文學秉中曰三江之說紛然矣班固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舊吳縣東南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西東至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毘陵北東入海司馬貞顏師古王安石諸人皆以爲然顧夷吳地志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爲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唐仲初吳都賦註酈道元水經註皆同至韋昭則以吳淞錢唐浦陽爲三江毛奇齡從之郭璞則以岷江浙江吳江爲三江歸有光從之吳越春秋註又以浙浦陽郯爲三江黃度從之顧甯人謂北江今之揚子江中江今之吳淞江南江今之浙江禹貢該括

衆流無獨遺浙江之理傳莫菴曰浙江自富春至海門大江不及二百里有何水患而煩神禹之治若未患而豫列于告成之書是以禹貢爲水經註也然皆非禹貢之三江也諸家因經有三江隨其所見指執三水或就一隅言之或竟弃經文中江北江而言之究之混其名亡其實而無以探其淵源也三江云者今證之地理緣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其實一江而三名非截然爲三也案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此融洽經文確不可易集說袁仁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荆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然則揚爲三江之口入海近地而漢與岷江彭蠡以左右相合南北中均一水之貫注此所謂禹貢之三江也若

揚州之三江則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信江愼修曰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黝縣卽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淛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閒地脈相連而勢卑宣歙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築廣通垻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註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九江

禹貢九江之說有三陸氏德明音義引潯陽記曰一烏白

二蚌三烏四嘉靡五畝六源七廩八提九菑緣江圖曰一三里二五州三嘉靡四烏土五白蚌六白烏七菑八沙提九廩五州即畝三里即源也一名白蜆此一說也其地在潯陽江之北又引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也一鄡二餘三修四豫章五淦六盱七蜀八南九彭九水八入湖漢通湖漢爲十水此一說也其地在彭蠡湖之南曾氏旦曰楚地記巴陵在九江之間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羅氏泌曰山海經洞庭之山在九江之中吳錄岳之洞庭荆之九江也一沅二漸三潕四辰五敘六酉七澧八資九湘朱子則去潕澧二水易之以瀟蒸此一說也其地在洞庭湖之南案蔡氏沈書傳曰潯陽九江屬揚州

此言非也漢之潯陽治今黄梅縣九江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州鄂陵在武昌縣江口在黄梅縣皆荆州也惟桑落州在德化縣爲揚州然至此已合爲大江矣其不合禹貢者導水曰過九江東迤北會于匯今彭蠡在潯陽南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歧導山曰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今衡山迤東北至敷淺原而潯陽在敷淺原之北西亦數百里以潯陽爲九江則禹貢之文益歧是以曾氏羅氏不從別主洞庭之說至彭蠡九水源委皆在揚州于荆州無可附會不足置辨蓋嘗考之潯陽之九江秦始皇之九江也彭蠡之九江王莽之九江也洞庭之九江禹貢之九江也秦九江一郡仍楚都治壽春兼有

漢九江廬江豫章三郡地而潯陽以大江界南北之中故舉九江而遥郡得其要領如治吳而舉會稽治粤而舉蒼梧皆相距百千里此秦始皇之九江也漢分潯陽屬廬江王莽改九江爲延平豫章爲九江而潯陽仍屬廬江非豫章所隸遂以彭蠡九水爲九江是莽臣之諛也如移衡山于天柱卽名南岳移恒山于大茂卽名北岳是也此王莽之九江也光武與郡國悉還漢名于是彭蠡之九江無聞而潯陽甚著且漢初儒者卽以爲禹貢九江于是地理志郡國志諸書皆主之蓋以今冒古以己意冒聖賢以所知冒所不知說經大率如是曾氏羅氏始大反之今揆之經文洞庭在彭蠡西南于導水之文合衡山並洞庭趨敷淺

原于導山之文亦合是據經以折傳據三代以折漢唐不可謂之叛古也故曰禹貢之九江也見惲子居大雲山房集

商邑五遷

吾亦廬稿云書序稱契至成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八遷者正義以爲契居商昭明居砥石相土居商邱湯始居亳其餘四遷未詳竹書紀年稱夏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于商則成湯之前更有此二遷而其外二遷終不可攷盤庚之誥所稱五邦據書序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幷前之湯居亳後之盤庚遷殷爲五邦蔡氏以爲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參之

似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此言良是而引史記謂祖乙遷邢因疑祖乙兩遷不知司馬索隱云祖乙遷于邢邢音耿則邢卽耿也不可分爲二以當五遷之數也嘗攷竹書紀年云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則祖乙實兩遷而所謂五邦者指囂相耿庇奄而言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幷不數前之湯居亳鄭氏王氏皆以商亳囂相耿爲五邦則幷遠數居亳之前更屬非是唐孔氏引汲冢書取奄而不取庇以亳相囂耿奄爲五邦似亦未合

夢帝賚予良弼

武丁以夢相傳說著于書矣疑者曰夢而得賢可也或否焉亦將立相之與且其旁求以象之肖也天下之貌相似

亦多矣使外象而內否亦將寄以鹽梅舟楫之任與審如是則叔孫之夢豎牛漢文之夢鄧通卒爲身名之累夢果可憑與或曰非也武丁嘗遯于荒野而後卽位彼在民閒已知說之賢矣一旦欲舉而加之臣民之上人未必帖然以聽也故徵之于夢焉是聖人之神道設教也是所謂民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也且商之俗質而信鬼因民之所信而導之是聖人所以成務之幾也其說固可信而楊升菴謂夢賚者賚帝感其恭默之誠而賚之也其性情治者其夢寐不亂可與孔子夢周公同觀而非叔孫之豎妖漢文之啓倖比矣鄭人夢鹿而得眞鹿心誠于得鹿也心誠于得鹿者非天理之公也而尙可以得況誠于求賢而有不

得者乎此卽書傳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故念慮所孚與天無間之意宋儒亦多主此理或然也

微子

仁和沈氏赤然曰微子篇有箕子答語而無比干註以比干安於義之當死故無復言余反覆尋繹疑箕子之答至我乃顚隮止矣下自靖云云皆比干語也蓋箕子旣勸王子出迪而比干意中惟辨一死故但言當各行其心之所安以自達於先王安能復顧及行遯哉若皆箕子語上已云我罔爲臣僕何以下又云我不顧行遯耶似顚隮下本有少師若曰四字漢時已脫去

古武成

吾邑麗弼唐先生嘗言周書武成篇當以古武成成爲正蓋書名武成紀功也所以首惟一月至于征伐商畧提用武之始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總敘武功之成既生魄以後則因諸侯朝會而示以繼志述事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先底商以後則因百神祭告而述商逆周順之故以見伐商不違乎神既戊午以後則覆說用武之詳以明篇首于征伐商之意乃反商政以後則言功成治定之事以終大告武成之意書有綱領有條目先畧後詳反始要終渾渾全全脈絡通貫不必挨順時日而時日有可考此所以爲古人之文也宋儒所更定者如今人做供招但知挨年順月流水說下殊非文法亦昧武成名篇之旨

洪範九疇

江慎修曰尚書孔安國傳魏晉間人僞撰其言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人遂謂洛書爲九疇非也箕子爲武王陳洪範九疇謂治天下之大法有此九類耳未必有取於洛書洛書九數有一定之方位洪範五行居一皇極居五似有合矣然三八政何以居東七稽疑何以居西九五福六極何以居南二五事六三德何以居西南西北四五紀八庶徵何以居東南東北九疇之次第雖可臆推洛書之方位則難強解其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猶云天啓其衷云爾非眞以龜文爲九疇由天錫之也明儒王禕已詳辨之又曰五事

與庶徵相應蔡傳謂貌爲水言爲火視爲木聽爲金思爲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亦如之若漢儒之說大不同伏生尚書大傳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揚子太元其說亦同以雨暘燠寒推之似是四時之氣春溫多雨秋燥多暘夏火故燠冬水故寒然則貌言視聽亦以木金火水屬之不必如五行生出之序也腎竅爲耳卦亦屬坎則聽當屬水肝竅爲目火必麗于木而明河圖三木卽離火後天離趨於南故視之光明當屬火說卦亦以離爲目也言出於舌雖屬心而言有聲音屬肺兌爲口舌荀九家易以乾爲言乾兌皆金故言宜屬金然則貌之屬木者人之貌恭如木之植立有容而蔡傳以貌澤爲水者似未安矣是

漢儒之說亦有理不可廢也

洪範皇極

屈氏紹隆曰嘉靖初方文襄公獻夫嘗以洪範進講而歸重於皇極一疇爲之大義疏奏之方是時世宗肅皇帝或亦作莊皇帝加意洪範之篇親爲之傳故公推廣聖意以爲言謂皇建其有極卽書所謂建中于民易所謂中正以觀天下禮所謂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維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卽書所謂民協於中易所謂下觀而化也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維皇作極蓋覆言臣下之化於中正者實繇在上者之作則卽書所謂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也公所陳一以中爲的能發先儒之所未發

五福不言貴

貴者人之所欲而五福不言王半山以爲貴賤有常分使自公侯至庶人皆慕貴而不欲賤則陵犯篡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王者之世欲賤者之安其賤如此也非也游氏禮解曰三代之法貴者始富言富而貴在其中所謂祿以馭其富也貧富貴賤離而爲四起於後世不能制爵祿之失耳斯言得之

金縢

青田王廣希陽曰金縢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既面卻二公穆卜以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憸人佞子之所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

武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有事於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於卜冊之書旣曰公別爲壇墠則不於宗廟之中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於宗廟又私啓之卽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年之久周人尙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啟金縢者卽此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錢唐袁枚倘齋著有金縢辨言之益暢而大旨亦本於此

康誥

陽湖惲氏敬曰馬氏融王氏肅皆以康爲國名與孔傳合孔傳僞不足信馬王說不可廢也惟鄭氏元謂康爲謚有

不可通者二焉左傳祝佗曰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如康爲謚是生而賜謚也史記曰康叔卒子康伯立如康爲謚是父子幷謚也若是則康爲國名無疑路史曰康叔故城在潁川水經註曰潁水東歷康城寰宇記曰陽翟縣康城少康故邑其諸康叔始封因其地與管叔封管今鄭州廢管城縣蔡叔封蔡今上蔡縣曹叔封曹今曹縣郕叔封郕今濮州皆在紂封東南與康叔相去不過數百里其諸東方諸侯助殷抗周武王俘之以其地分建毋弟與馬氏王氏皆言圻內之國其諸殷之圻內後世因周都洛誤以爲周之圻內與逸周書作雒解曰建管叔於東建蔡叔霍叔於殷地理志曰鄘管叔尹之衞蔡叔尹之邶以封武庚孔

晁曰霍叔相武庚霍叔所封在今山西霍州三監蓋去其國而爲殷之監與作雒解曰王子祿父北奔俾康叔宇於殷詩譜曰成王殺武庚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衞其諸武王封康叔於康至是始封衞與夫以千載之下推明千載之上其事勢皆可以理驗之宋儒自胡氏械謂武王封康叔於衞後之言書者幷爲一辭而不知不中於理夫武庚尙奉殷祀三監分治殷都及下邑武王何所奪殷之地而封康叔耶是故封康叔於康武王之事也封康叔於衞成王之事也此不易之論也

酒誥梓材

康誥武王之書也曰孟侯朕其弟曰小子封曰乃寡兄勖

皆武王之辭非周公之辭也酒誥梓材成王之書也曰王曰封不曰小子封君臣之辭也曰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天下終定之辭也曰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殷民畔而服服而不復畔之辭也皆成王之辭非武王之辭也然則三誥之相次何如惲子居曰武王封康叔於康所以誥之者治國之要法聖戒懵之說蓋詳哉乎其言之可以治康卽可以治衞成王與周公無以加也惟朝歌紂都爲逋逃藪數十年奸人負釁藏匿結黨幸旣一旦竊發皆以子復爲辭而其人皆有朋家之助沈湎之習是以爲惡必始於羣飲今武庚已誅十七國九邑已定微子已封天下大勢已必不可動其人不過跳浪跳號之徒而已故成

王沒其子復之言以安四海之反側正其羣飲之罪以除商邑之奸宄乃事勢必然不可緩者後世說酒誥疑聖人無如是過重之刑何哉至政令法度武王立三監之時已極詳愼周公平殷亂復整齊之康叔因之可也潤澤之可也此梓材之義也是故康誥之言詳而法酒誥之言嚴而隱梓材之言婉而仁是三誥也周公蓋於作雒之日命康叔治衞之始推當日事勢及成王所以誥康叔之意爲酒誥梓材二書以告之而武王之書則康叔終身所受命者也故史臣以康誥冠酒誥梓材均次於大誥之後後世不察謂三誥皆成王之書致義疏割裂幾不可解宋儒復盡反之至元金氏履祥以酒誥梓材與康誥均入武王克殷

之年妄爲編錄蓋未詳之過也夫酒誥之首曰明大命於妹邦明康誥之非爲妹也若康誥爲妹言史臣當書爲妹誥與梓誓同例矣

予其殺

酒誥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於周予其殺說者皆以爲其者未定之辭嚴爲之刑而未必殺也方正學亦謂吾讀酒誥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既思之要亦先之以不可犯之禁耳案楊龜山荅吳仲敢書曰以今言之則羣飲宜不至於殺然先王之時處民有制故庶民無故不食珍七十而後可以食肉無故而食珍且不可況飲酒乎飲酒且不可況羣飲乎昔稱商其淪喪乃在乎萬姓沈酗於酒而武

王數紂之罪亦不過乎沈湎則酒之流染天下其眡大矣夫紂爲人君猶以飲酒爲大惡况凡民乎雖殺之恐未爲濫刑也愚謂紂之淫酗天下化之妹土尤甚茲之汝勿佚予其殺者正爲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之一輩人立法耳不敢縱逸辟以止辟亦當日明大命於妹邦者所宜然也

君奭非文王子

秀水朱檢討彝尊曰文王之昭一十六國富辰言之詳矣召公初不與其列穀梁傳謂周之分子譙周謂周之支族司馬遷但云與周同姓其於公旦叔鮮叔度皆特書弟以別之孔穎達亦云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獨皇甫謐異是旣以召公爲文王子乃欲幷原豐爲一穎達已斥其謬惟陸

德明有云黃帝姓姬君奭其後蓋既爲周同姓則稱分子也可稱支族也可諸說用釋然矣

君陳

汲郡古文成王十一年王命周平公治東都沈約謂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伯禽之弟鄭康成註坊記亦謂君陳周公子呂氏曰周公之沒寵臣碩輔尙多立於朝而正東郊獨屬之君陳使盡循周公之典而不敢增損此成王微指也至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爲之故康王付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

顧命

汪堯峯曰顧命與康王之誥皆僞書也人子之於父母也

問寢視饍病則嘗藥未嘗須臾離也成王彌留之際公卿百執事咸在而康王獨不在左右可乎古之奔喪者見星而行何其迫且切也宮門咫尺而不入就號哭辟踊之位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可乎成王旣殯康王方在苦凷不暇躬行祭咤諸文而必區區以歆福可乎且嚌者小祥之禮如之何其行於初喪之日也未除喪則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禮謂三年之喪以其喪拜今儼然自稱予一人而與羣公從容拜揖於門內是吉拜也尙復知有辟踊稽顙者乎使康王不顧非禮岸然行之爲不孝使召公導王於非禮爲不忠會謂康王召公爲之乎夫豈徒衮服之失禮而已乎予以爲此後人不知禮者之僞爲也顧甯人謂

以召公畢公之賢反不及子產叔向見左傳昭公十年葬晉平公東坡之論亦引此誠爲可疑再四讀之知其中有脫簡新君已朝諸侯無一言及於殯禮闕文無疑也而狄設黼扆綴衣以下當屬之康王之誥記曰未沒喪不稱君而今曰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記曰卒哭而祔今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傳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因脫簡而並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而不思初崩七日閒諸侯何由畢至乎

書義亂于史遷

葉氏大慶榮甫曰書之秦誓乃穆公自悔而作爾史記則以爲作于渡河焚舟大敗晉人之後盤庚三篇乃因遷都

告諭臣民而作爾史記則以爲盤庚弟小辛立殷道衰百姓思盤庚作文侯之命乃平王東遷晉文侯仇有安定之功故錫命之爾史記則以爲周襄王命晉侯重耳重耳亦謚曰文蓋襄王之命重耳左傳以爲用平禮也言用平王享文侯仇之禮以享重耳其義甚明僖公二十八年史記乃併引父義和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字義和丕顯文武能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于是晉文公稱霸是指義和爲重耳也今以尚書序攷之其于秦誓曰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函歸作秦誓盤庚之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胥怨作盤庚三篇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非不明白史記乃牴牾如此又如秋熟未穫雷電

以風拔木偃禾乃周公居東未還之事故成王曰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雨反風禾起歲熟書所載甚明也遷史于魯世家乃云周公卒後秋未穫此亦遷史之誤取信于書之金縢可也

蠡勺編卷二

譚瑩玉生覆校